

穹庐传
（三）

姜兆文 著

离开 睡眼

纷繁乱世中精彩演绎着一出
荡气回肠的史诗大戏

原始风情下纵横交织出一段生死悲欢的儿女情长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穹庐传
三

姜兆文
著

雕开 睡眼

纷繁乱世中精彩演绎着一出
荡气回肠的史诗大戏

原始风情下纵横交织出一段生死悲欢的儿女情长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雕开睡眠 / 姜兆文著.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8. 2

ISBN 978 - 7 - 5521 - 1418 - 8

I. ①雕… II. ①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9494 号

雕 开 睡 眼

姜兆文 著

责任编辑 姜继飞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印刷装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75

字 数 411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1 - 1418 - 8

定价: 65.00 元

写在前面

我早就渴望出个全集，对写作生涯作个总结。但又知道，我此生只从事长篇小说创作，全集只能是长篇小说的汇总。这在小说界虽说未必绝无仅有，毕竟少之又少。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丁永才编审告知，决定给我出全集，这令我喜出望外。

原以为这事很简单，但干起来却很不简单。特别是重新排版后的校对，既繁重，又需细心和耐力。结果，我的家人（妻子傅玉玲、儿子姜蔷、儿媳胡小丹、女儿姜睿、女婿苏舟、孙女姜思齐、外孙女苏乔）都加入到这项单调乏味和令人生厌的工作中。特别要提到的是我的儿子姜蔷。他才华出众、为人厚道，操作电脑的水平出类拔萃。他的文字功底甚至在我之上。为了我的全集早日问世，他决然放弃了自己宏伟的写作计划。有时为了一个词、一个字的妥帖，不仅要看原书、原稿，甚至翻遍辞书。这使我的全集少了许多遗憾之处。有这样的好儿子，是上天对我的眷顾，我期望他陪我到终老。可是，上天却又在我感到我的儿子如此宝贵的时候，把他夺走了！竟让我这年近八旬的白发人哭送四十四岁的黑发人！呜呼哀哉！痛杀我也！痛杀我也！……

在我的全集付梓之际，我要感谢儿子为我做过的一切，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我还要再一次表达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和丁永才先生的诚挚的谢忱。没有他们的努力和心血，便不会有我这部全集作为厚礼送给爱子姜蔷，送给朋友，送给世人！

姜兆文

2017年10月31日于海拉尔

内 容 简 介

三部曲长篇小说《穹庐传》是一部恢宏壮丽的史诗性作品。这是它的第三部。小说以1904年日俄战争为背景,以格力图尔、科尔丹、乌日娜金三个主人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为主线,在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演进中,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义薄云天而骁勇剽悍的格力图尔,满怀爱国之心而行为却一错再错的科尔丹,美丽多情而命运多舛的少女乌日娜金,辍学而毁家纾难的少年英雄张榕……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说结构如百川归海,经纬如织;抒情性语言与精彩的议论交相辉映,读来如饮醇醪。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丹赞尼玛——图什业图王府西协理。系业喜海顺王爷之叔祖。曾为其子争袭王爷宝座而遣人行刺业喜海顺。

业喜海顺——图什业图王府末代王爷。素有抱负。在东协理博克拿多挟制下,其理想和才智均不得施展。

福晋——业喜海顺的结发妻子。系肃亲王的小妹妹。貌美,温柔,有才智。

库玛——业喜海顺的贴身侍从。

科尔丹——本书主人公之一。图什业图王府财务梅伦。曾镇压牧民起义,后被政敌博克拿多逐出王府。东渡日本国留学。日俄战争时弃学回国,参与抗俄救国运动。

井户川田——日本间谍。少佐。日俄战争结束前,自杀在被击毙的未婚妻河原美惠子身边。

嘎吉玛——丹赞尼玛的儿媳。与丹赞尼玛私通。貌妖冶,有心计。

王世祺——盛京(奉天)提法使。后为营救抗俄义士张榕而舍家弃官。

王绍祖——王世祺之子。原义和团小首领,后参加白狐军抗俄救国。

格力图尔——本书主人公之一。图什业图王府牧民起义首领,失败后,率残部隐遁白狐山。后参与抗俄斗争,成为白狐军大智大勇的统帅。

白音达赉——破产台吉。曾领导一场大规模反清起义。在本书中,这场



起义正处于准备阶段。

乌日娜金——本书主人公之一。牧民起义女首领。才貌双全。原是格力图尔的未婚妻，后爱上科尔丹，在感情和道德的交锋中投河自尽。

奈曼乌勒——牧民起义首领之一。双目失明后，以说书来糊口。后在寻找格力图尔途中，死于俄军炮口下。

索伦扎鲁——牧民起义首领之一。后沦为日俄双重间谍。不知所终。

乔本三太郎——日本间谍头子。

河原美惠子——日本女间谍。井户川田的未婚妻。后死在博克拿多的枪口下。

古斯克——丹赞尼玛派出暗杀业喜海顺的刺客。

包斯尔——善良纯朴的牧人。

菊花——奈曼乌勒的情人。后嫁给包斯尔。

博克拿多——图什业图王府东协理。老奸巨猾。

张榕——抗俄反清义士。曾在家乡兴京组建关东独立自卫军。后与格力图尔合璧。

吴景瑞——原义和团小首领。后为格力图尔部下。

巴音赛克图——格力图尔的朋友和副手。有勇有谋。

陶克陶呼——郭前旗无职台吉。历史上对此人评价不一。

增祺——盛京将军。东三省总督。

索拉吉辽夫——公开身份是俄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实际是俄国间谍头子。后死于白狐军枪口下。

将军夫人——增祺的结发妻子。深明大义。多次帮助抗俄义士脱险。

乌泰——郡王。科右前旗扎萨克。投靠俄国。力主蒙藏独立。

丁开峰——抗俄反清义士。抗俄铁血会首领。

刘弹子——草泽英雄。后参与抗俄斗争。

马玉昆——日俄战争期间，清廷派驻非战区辽西备战军队的统帅。

公元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盛夏的科尔沁草原,照例炎热难当。牧人们虽然都把帐幕搭在河湾或高阜处,却依然逃脱不了从草地、从天空滚滚而来的热浪的袭击。

但是,西协理^①丹赞尼玛突然离开图什业图王府,经过整整一个黑夜的行程,把多年闲置不用的轻便帐幕扎到一百里外的霍林河边,可绝不仅仅是为了找一个稍稍凉爽的地方暂避一下热浪的锋芒。如果避暑,那么,王府里任何一个房间,都比帐幕更为合适。

显然,他此举隐藏着远比避暑重要得多的内容。

还是在五天前,他获悉业喜海顺王爷自日本国抵达大连港的准确日期和返回图什业图王府的路线,便毫不犹豫地下了孤注一掷的决心,把他策划已久的行刺计划付诸实施了。他派出的杀手,是他不惜重金蓄养几年的死士,不仅体健身轻,武功卓绝,枪法也是百里挑一,弹无虚发。即使业喜海顺有所戒备,能躲过此人铁钳般的手掌,也难逃枪膛里瞬息飞出的弹头。杀手上路之前,曾慷慨激昂地表示,完成使命之后,将吞舌而死,以报主人的知遇之恩。丹赞尼玛甚为嘉许,亲手奉酒为之壮行。

他把行刺地点定在洮南,这也是经过再三斟酌的。首先,杀手是一个身材高大、面皮紫黑的蒙古人,说不得半句汉话,无论在大连还是奉天,都会惹人注目。设若有人盘查,势必败露而前功尽弃。更何况,在大连或奉天,业喜海顺肯定要和一些大人物有所交际,甚至有大批官员迎候在码头或车站,那个勇武有余而机变不足的杀手是很难有接近业喜海顺的机会的。在洮南就不同了。首先,在那里,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蒙古人。不要说皮毛商行、

^① 各蒙旗中王爷之下仅次于东协理的行政长官。



饴饴馆，就是大饭店和高级客栈也常有有身份的蒙古人惠顾。在这些穷的、富的或高的、矮的蒙古人中，谁会疑心有哪一个是带有特殊使命的呢？其次，业喜海顺到了洮南，只剩下最后一天的行程，即使早有戒备，绷紧了四五天的神经此时也必然有所松懈，刺客是最容易下手和获得成功的。

总之，在丹赞尼玛看来，他的计划周密得涓滴不漏，成功的希望可说是百分之百。想到他所设计的血腥的一幕和随之而来的辉煌前程，他兴奋得久久不能平静，甚至产生一种放声狂笑和手舞足蹈的渴望。他的儿媳，俏丽而且绝顶聪明的嘎吉玛，深知公爹在老辣沉稳这个官场所必备的素质上，远远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让他在等待行刺结果的五天时间里，做到平心静气、安之若素是不可能的，因此劝他暂离王府，到一个僻静处熬几天，以免在政敌博克拿多以及众同僚面前暴露心迹，落得个前功尽弃甚至丢掉身家性命的下场。丹赞尼玛对儿媳嘎吉玛历来言听计从，这次当然也不例外，何况他确实认为嘎吉玛言之有理。

就这样，丹赞尼玛带着十几个亲近的仆从，来到了霍林河边。

他的帐幕搭在一带峭岸的上边，四外如果有风，都可以不受阻拦地吹送过来。白天，他袒露着毛茸茸的胸脯，在掀起幕裙的帐幕里面西而坐，一边听着河水的流淌声，一边饮用冰镇的酸奶子。两边总有几个小妾轮番给他扇扇子和驱赶蚊蝇。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仆，或者在帐幕四周担任护卫，或者到几十里外的林子里替主人捕获可口的野味。

丹赞尼玛现年六十二岁。从四十岁便发福的身体，一直没有消瘦下去的迹象。他的胸膛高高隆起，腹部垂下的肉块，少说也有三五十斤，令人想起大腹便便的安禄山。他有一个向前翘起的大下巴。他的额头很窄，却异常高。灰黄色的小眼睛和朝天的矮鼻子都集中脸部中央的凹陷处。如果从侧面看他头部的剪影，那实在酷似一柄月牙铲。这副面孔在四五年前曾令人感到和善和忠诚。而如今，和善和忠诚却被越来越显油腻的肥肉遮掩得无影无踪了。在那油亮的面皮里总像藏着点儿什么。是什么呢？也许是残忍，也许是狡诈，也许是贪婪，也许是野心，但绝不会是和善和忠诚了。

是的，和善和忠诚对于丹赞尼玛来说并非本性上的因素，而是如同匕首和弓箭一样，根据需要临时取用和随手抛却的物件。当专横跋扈、凶狠残暴、令人不敢仰视的色旺诺尔布桑保亲王在造反牧民威逼下引带自决以后，它们已不具有存在的价值，因而弃之如敝屣是十分合理的。

而且,照如今的丹赞尼玛看来,连以前对色旺诺尔布桑保的唯唯诺诺、颌首低眉甚至退避三舍,也是先人和历史的错误。当年完全可以由他而不是与他年龄相仿的堂侄继承王位。那样,他就无须去作附庸,更无须在晚辈的颐指气使下窝窝囊囊过了那么些年低首下心的日子。照他看来,只有他和他的子孙才有资格在科尔沁草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生活和耀武扬威地占有金碧辉煌的图什业图王府。然而,令他抑郁不平 and 怒火攻心的是,恰恰是德能均属末流的色旺诺尔布桑保在扎萨克和盟长的宝座上享受了整整一生的荣耀,他作为叔父,却仅仅勉强获得受着堂侄和东协理双重压迫的第三把交椅。而且,在事实上,他这个西协理几乎是个形同虚设的闲职。色旺诺尔布桑保从未喊他一声叔父或在军政要务的决策上征询他的意见;梅伦以下的僚属们也没谁向他请示什么或称他一声西协理大人。他差不多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感到悲哀、愤懑,恚恨不已,面对威严赫赫的王爷和趋炎附势、独握权柄的东协理,又自知无力抗争,只能暗自诅咒命运和躲在房间里与酒为伍。有一天,他喝得酩酊大醉,跑到大殿搅了王爷的宴会。他怎样闯入殿门,胡说了哪些浑话,他自己永远回忆不起来了。但是,色旺诺尔布桑保勃然大怒的可怕样子,他整个后半生都不会忘记。第二天,他被告知,王爷准他“归家养病”,何时复职,王爷自有明谕;然后,不由分说,被胡乱塞到车上,运出王府大门。结果,五年过去了,不知是王爷把这位叔父遗忘了,还是认为他的病情没有好转,召他复职的“明谕”始终没有送进他的毡帐。他终于明白了,色旺诺尔布桑保虽未正式宣布罢免他的官职,但事实上,已把他永远赶出了王府。他气得七窍生烟,恨得咬牙切齿。为了发泄这气和恨,他不顾家人反对,甘冒祸灭九族的危险,暗设祭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为这个六亲不认、心狠手辣的堂侄祈灾,翘盼这个暴虐的王爷祸祟连踵、不得善终。

也许是丹赞尼玛虔诚而不懈的祷告真的“感动”了上天,三年前,额勒瓦奇的造反队伍占据了王府,色旺诺尔布桑保悬梁格葛庙。消息传来,丹赞尼玛额手称庆,大宴三天,自此,他舒眉展眼,喜气洋洋。他确信,这是他蛰居五载、日夜祈祷理应获得的报偿,入主王府的机会正大步向他走来。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预料,光绪帝闻听自己的姑父被暴民逼死,定要龙颜大怒,立即发兵剿逆,额勒瓦奇是闹腾不了几天的。那时,科右中旗王爷宝座空着,光绪帝势必要册封一个承袭爵位的人。根据朝廷有关亲王爵世袭罔替



的条例,当由已故王爷的世子继位。可巧的是,色旺诺尔布桑保虽妻妾成群,却未留下一颗亲王的种子。因此,光绪帝又势必在色旺诺尔布桑保的族人中挑选一个合适的继位者。那么,这个百年不遇的好运会落在谁的头上呢?论年龄和辈次,丹赞尼玛已无此机缘。但他的儿子毕力图可是色旺诺尔布桑保的同宗近支中唯一的堂兄弟,既具备受封资格,又无竞争者。这个事实,不仅东三省总督增祺将军一清二楚,连光绪帝也是了然于胸的。因此,毕力图王冠加顶岂不是顺理成章吗?当然,他本人不能昂首天外地上王爷宝座固属憾事,心里多多少少感到些不自在,并暗自哀叹自己实在是生不逢辰,每一步都踩不到点子上。但他继而细细琢磨一番,又觉得不该有此慨叹。因为这未来主宰王府的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而不是别的什么人。若是把对堂侄的妒恨转嫁给亲生儿子,在情理上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他劝说自己达观一些,尽量宽慰自己和努力进行自我克制。虽说光宗耀祖、荫庇后世的美名连同令人艳羡的王爷宝座,一股脑儿落在毕力图手中,但他作为未来王爷的尊翁,不是同样可以名扬四海、彪炳史册吗?更何况,毕力图是个绣花枕头,徒有其表,其实是个废材,不要说文韬武略,就连传宗接代也须老子暗中代劳。如此看来,日后王府的权柄还不是事实上属于他丹赞尼玛吗?

想到这里,丹赞尼玛又只剩下了高兴。

但是,丹赞尼玛绝非初出茅庐的天真无知之辈,一高兴起来便忘乎所以,甚至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该干什么都置诸脑后。他很快冷静下来,并意识到,死坐在毡帐里静候佳音是不行的。他是官场老手,谙熟满蒙爵位的继承法,知道像毕力图这样非嫡系的袭爵人,不仅要具备令其他人望尘莫及的条件,还必须有副盟长和东三省总督代已故的无后亲王向理藩院呈递的奏表不可。设使这些大人物从中作梗,定会造成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他的当务之急乃是尽快打通关节,而且要不惜血本。他毫不怀疑,只要有足够的银两,怎样的高官显宦也会为己所用。果然不出所料,代理盟长扎赉特王和盟务帮办达尔罕王都表示“届时定当效力”;虽然叩见增祺将军费了不少周折,半年后才获得机会,却得到了一个异常满意的答复:“图什业图王爵非毕力图莫属。”

至此,丹赞尼玛才算彻底放心。他自信该做的全做了,而且十分漂亮,剩下来只需等待册封毕力图的圣旨了。他盼望这个辉煌时刻尽早到来。在

他的想象中,他俨然已是图什业图王府的真正主人了。他时常倒背双手站在毡帐前,面对绿浪翻涌的辽阔草原,顾盼自雄,并一次又一次地演练以全新的身份重返王府时器宇轩昂的架势和对属下发号施令的凛凛威仪。

然而,丹赞尼玛怎么也没想到,他足足等了一年才终于出现在门前的锦衣信使,呈递给他的却不是皇帝册封毕力图的诰命轴子,而是图什业图王府新任王爷业喜海顺的“恭请太翁大人即复西协理之职”的手谕!

这纸“王爷手谕”无疑像一声晴空霹雳,险些把丹赞尼玛炸昏过去。他泥塑木雕一样僵立在那里,发紫的嘴唇不住点儿地抖动,说不出一句话。过了好半天,他的四肢和思维才恢复了固有的功能。他望着纵马驰去的信使,因兽般悲愤地狂吼一声,跺着脚把手中已经捏皱的那张白色纸扯得粉碎,使劲儿抛洒到雪地上,并恶狠狠地吐了一口。那样子,好像业喜海顺本人在眼前,他也会抓到手中扯得粉碎,然后抛到地上并恶狠狠地吐上一口。是的,业喜海顺算个什么东西?怎么会轮到他来当王爷?论辈次,他虽名为色旺诺尔布桑保从子,论服属却远多了,哪里比得上毕力图?再说,有谁不知道,这小子是靠一张巧嘴,才赢得福晋拉什曼都克欢心的;又有谁不知道,拉什曼都克早就失宠,色旺诺尔布桑保从未承认业喜海顺为正式养子,更未册立他为继位人。这样一个既非王孙公子,又非王爷近支族人的臭小子,凭什么越次承袭王爵?朝廷法典何在,天公地道哪里去了?而且,扎赉特王、达尔罕王和增祺将军是些什么东西?礼物收得痛快,说话却不算数,简直是一群言而无信的骗子!

丹赞尼玛这样在心里狂暴地发泄一通之后,丝毫没有轻松下来,胸中的怒火反而愈燃愈旺。因为他越骂越觉得自己是被人残酷地戏弄了,越骂越明确地意识到他面对的是一个无法挽回的败局。想想看,他能去找那些出尔反尔的亲王和将军当面理论和索回几乎是一生的积蓄吗?不能;他有让皇帝收回成命的回天之力吗?没有。这样的结局,如何能让丹赞尼玛不愤怒欲狂呢?他只觉得整个身体都变成了一团烈火,烧得他四肢搐动、头晕目眩,烧得他直想扑向雪野放开喉咙使劲儿吼叫。

后来,他真的扑向雪野了,却一声未能吼叫出来。

第二天,他清醒过来,也安静多了。他又不言不动地躺了一天,陡然从皮褥上跃起,命令守候在身边的嘎吉玛去喊毕力图立即套上马车,送他去王府复职。行前,嘎吉玛询问公爹是否又有了什么新主意。他只回答了一

句：“拉什曼都克是再无第二个养子与毕力图争锋的。”嘎吉玛心领神会，没再往下问。

是的，丹赞尼玛决心除掉业喜海顺。但他知道，虽然行刺是夺取王爷宝座的终南捷径，同时也是身寄虎吻般的险事，稍有疏漏，就会招致灭顶之灾，绝不能草率行事。而且，这种事在王府里干是不明智的。王府里耳目众多，自不必说，据他复职后细心观察，业喜海顺又似乎有所戒备，异常谨慎。也许业喜海顺自觉羽毛未丰或者因为盟长印信已经转移到达尔罕王手中，科右中旗在科尔丹治理下早已是一个升平世界因而他无事可干，他总是深居简出，即使偶尔步出王府大门，也从不走得太远，且总有一个名叫库玛的十分精明的近侍形影不离。所以，丹赞尼玛必须耐着性子等待时机。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

有一天早晨，丹赞尼玛和博克拿多按着惯例，率领众臣僚到正殿去朝见王爷。王爷的高背靠椅却依然空着，而往常这个时候，业喜海顺早就端坐在那里等候臣下们的拜见了。正在人们疑惑不解的时候，通往后殿月门的厚重的门幔被挑开，娉娉婷婷走出一个绝世的美人。此人正是一个月前下嫁业喜海顺的皇姑——肃亲王最小的妹妹。人们在刹那间的惊异之后，同时俯身喊道：“给福晋殿下请安！”年轻的福晋一边说道“免礼”，一边雍容大方地走到王爷宝座旁边，停下脚步后，说出如下令所有人大吃一惊的话来：“王爷殿下已于午夜离开王府，去日本国参观万国劝业博览会。因走得匆忙，未及向各位辞行。殿下让我转告各位，他出国期间，王府内一切职司概仍其旧。自明晨起，暂停列班点卯。”福晋说完，微微一笑，回转身姗姗而去。博克拿多早已气得唇颤齿挫，他歪着缺了一只耳朵的头，瞪着已停止抖动的门幔，半天才从齿缝中挤出一句话：“荒唐，太荒唐了！”然后，飞身走出殿门，命人去追回擅作主张的王爷，但是，连他自己也明白，这肯定是徒劳的。对业喜海顺突发异想和暗度陈仓，丹赞尼玛也非常恼怒，如果王爷东交日本，势必失欢俄人，这对他丹赞尼玛，像对博克拿多一样，也是十分不利的。为此，他曾想主动打破与博克拿多之间有如寇仇般的僵局，共同商讨一个对策，以便应付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但他终于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猛然意识到，业喜海顺偷偷出访日本，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釜底抽薪的机会。既然是秘密出行，就不会带着大批扈从人员，在其往返途中行刺，是最容易得手的，而且，谁也不会怀疑是他丹赞尼玛派出的杀手。当然，丹赞尼玛也看出，业喜



海顺是很谨慎的,把出行的消息封锁得如此严密,说明业喜海顺未必没把可能有人行刺这一因素考虑在内。同样,业喜海顺也不会把归期和路线事先通报给王府里的任何人。这就是说,行刺之举只能安排在业喜海顺自大连登陆到返回图什业图王府的这段路上,而且,必须在事前就探得业喜海顺的准确归期和路线。

总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这个机会的前一半显然已不可复得,这后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丢掉了!他准备为此花掉一年的俸银。

但是,企图获得被有意封锁的消息,谈何容易!业喜海顺远在日本国,和国内任何人都无联系,他丹赞尼玛又没有日本朋友,临渴掘井现交一个已来不及,交得上也未必有实用价值。那么,到哪里和找谁去打听呢?他即使有一座金山在那里可以任意取用,又有什么意义呢?总不能公开张榜,悬赏购买他急需获知的消息吧。看来,金钱也并非总是万能啊!丹赞尼玛预感到,他又要白欢喜一场了。

所谓老天不负苦心人,正当丹赞尼玛望洋兴叹、焦虑万端的时候,突然驾临图什业图王府的索拉吉辽夫提出要和他单独会晤。他原以为这个身为俄国驻华使团商务参赞而实际上是一个异常神秘人物的索拉吉辽夫是来向他讨还欠债的,可索拉吉辽夫对债务的事只字未提,却单刀直入地谈起业喜海顺赴日访问一事。他说,业喜海顺接受日本的邀请是对俄国极不友好的行为,俄国是不允许这样的人继续留在王爷宝座上的。并主动提出,如果丹赞尼玛决心除掉业喜海顺,他将提供业喜海顺回国的准确的日程表。这真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丹赞尼玛如何能不兴奋得摩拳擦掌呢?

索拉吉辽夫究竟是怎样获悉业喜海顺回国的日期和路线的,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但他的情报却准确得分毫不差。业喜海顺正是在他计算好的那个日子抵达洮南府的,又正是在日本人山田开办的大和旅馆下榻的。

其实,业喜海顺抵达洮南时还不到中午。如果他马不停蹄地赶路,完全可以在当晚享用妻子给他摆上的接风宴。他不是不急于返回图什业图王府,也不是不思念和他刚刚度完蜜月就分别这么久的清丽娇艳的爱妻。

但他还是决定在洮南过夜。

首先,这是他在日本动身前就计划好的,日本朋友早已通知大和旅馆准备了客房。他如果越门而过,不仅有拂人家的盛情,还会留下言行相悖的话柄。其次,或许也是更重要的,他明确地感觉到,他的行程越临近家乡,心情也越是难以克制地激动,好像在他的胸膛里暗藏着一座大海,在汹涌暴涨,不扼腕击节、仰天长啸就无法宣泄似的。这实在有失他举止安详、超然物外的常态。因此,他极需一段时间稳定和调整自己的情绪,以便能神情自若地踏进王府大门,不至于让那些工于察言观色的官员特别是两位都想控制他的协理一眼就看出他已不再是以往的业喜海顺王爷了。

的确,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年轻而英俊的业喜海顺王爷一直处于有生以来最强烈的兴奋之中。他一踏上日本国土,便立即感到,他置身到一个与家乡和祖国完全不同的新鲜世界。在大阪和东京等地参观旅行的所见所闻,更无一不在撞击和洗涤着他的灵魂。他万分惊讶地发现,号称天朝的大清帝国已被仅一衣带水之隔的小小日本抛下十万八千里了!他悲伤,痛苦,焦躁,想捶胸顿足地大哭一场。同时,在他心里,对自己的民族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一种使命感。他终于没有在日本土地上洒下眼泪,而是下了拯救民族的决心。他不相信,曾经几乎征服了整个世界的大蒙古民族,就不能再一



次重振雄风！他觉得自己正在脱胎换骨，就要踏上人生的新起点了。

坐在大和旅馆豪华客房里的业喜海顺，回忆上面一段在日本的非凡经历和难于表述的巨大收获，如何能不心潮奔涌、热血沸腾啊！

退一步讲，即使日本之行毫无收获，那么，仅仅从他作为长期受制于人的傀儡王爷，竟能破天荒地行使了王爷的权力，自主地决定出国行动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他欢欣鼓舞、振奋不已了。这无疑在告诉他，只要他愿意，只要有勇气，他是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的。

不用说，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已深深刻入业喜海顺的生命和心灵的史册了，其中任何一个哪怕十分微小的细节他也永远不会忘记的。

现在，当乘风破浪的轮船和奔腾呼啸的火车已在他身后渐渐退去，明天，更将辞别市声喧嚣的洮南府，重新置身在荒僻的草野和一潭死水般的王府，他怎能不感到正有一个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氛围向他压来，又怎能不再一次忆起促使他混沌乍开并立志一展宏图的那件事的全部经过呢？

业喜海顺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半天红霞的美好傍晚。他和妻子陪拉什曼都克福晋共进晚餐后，回到他们自己的寝宫。这是他每一个漫长日子里唯一感到人生快乐的时刻。白天，他端坐在正殿里王爷的高背靠椅上，看着东协理博克拿多旁若无人地发号施令，他自己则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那实在是一种比遭受酷刑还要难受的折磨。被他召回的丹赞尼玛，对他也毫无感情，在博克拿多面前，总是不置一词，似在冷眼旁观，更使他感到孤立无援，心同死灰。他希望白天尽量短暂，盼望黑夜尽快到来，以便在雪肤玉貌、温柔和顺的妻子身边，使白天的痛苦获得暂时的忘却。他喜欢凝视妻子明亮深情的眼睛，喜欢聆听妻子清新悦耳的声音。只有这时，他才感到生活中还多少有点儿值得依恋的东西。业喜海顺还逐渐发现，肃亲王的这个小妹妹，不仅天生丽质，浑身透着一种不容亵渎的高贵，而且熟读经史、博古通今，聪明机智、善解人意。她从不因自己是皇姑而凌驾在丈夫的头顶，也从不触及王府大权旁落去增加丈夫的苦恼。但是，每当丈夫需要做出重大决策却又委决不下时，她又总能提出独特的最后证明是正确的见解。在业喜海顺眼里，她已成了不可缺少的好内助、好参谋了。这是闲话，暂且按下。

话说业喜海顺和妻子回到寝宫，刚刚坐到椅子上端起茶杯，便见守在门外的女仆进来禀道：“王爷殿下，库玛有事求见。”

库玛是业喜海顺的贴身侍从和事实上的保镖。自业喜海顺完婚后，这



异常亲密的主仆二人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朝夕相伴了。如果没有要紧的事，他是绝不会在晚上到寝宫来求见的。所以，业喜海顺立即说道：“让他进来。——唔，等一等，你先回到自己房间休息，有事会召唤你的。”

女仆答应一声退了出去。库玛随后走了进来。

“给王爷殿下请安，给福晋殿下请安。”

“免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殿下还记得今天上午一个自称李福财的人请求接见的吗？”

“那个汉人珠宝商？当然记得。我不是让你去把他打发走吗？”

“是的。殿下让我转告他，对他把被窃的已故王爷的珠宝收购并保存到现在的这番厚意深表谢忱，但王府财力困乏，暂时难以赎买，请他自便。”

“我说的是实话。东西二协理也未表异议。不过，那个珠宝商怎么说？”

“他说，他原以为只要提到已故王爷的遗物，殿下肯定会立即召见他并给他一个单独会面的机会。”

“只要提到……单独会面……”业喜海顺沉吟地重复着库玛的话，似在品味着这些听来极平常却肯定有所暗示的词儿。片刻后，他突然挑起紧蹙的眉头，诧异地扫了福晋一眼，向库玛问道：“你是说，他的目的并非出卖已故王爷的遗物，而是让我和他单独会面？”

“殿下猜中了。”

“他……不是珠宝商？他究竟是什么人？”

“他是不是珠宝商，奴才现下还不知道。但他的名字不叫李福财，而是乔本三太郎。”

“日本人！”

“是的，殿下。”

“他想和我单独会面！”

“是的，殿下。”

“一定有很重要的内容！”

“是的，殿下。”

“他还……没走？”

“是的，殿下。乔本先生希望能在行前得到殿下明确的答复。”

“那么——库玛，我去见他，还是请他来？”

“都不行。乔本先生说，殿下不是一位很自由的王爷。而且，殿下既已